



2

x-

贈言序

聖明當陽乾剛在握卽辨髮雕題之殊俗罔有弗臣

乃帶牛佩犢之么麼敢行稱亂萌不剪而至於尋斧

際弗室而因以潰川始猶劫掠於遐陬窮邑旣則窺

伺乎大邑通都篋笥悉罄金銀失夜間之光輝媚不

還琵琶墮馬上之淚焚樓肆虐冤魂慘結愁雲破棺

搜藏遺幣悲號霜月行路亦爲之傷心當事畧不爲

抄作全記

東卷五
甲雨
書正

動念業已催生人未有之禍尙欲竊地方無事之名
加以參將逗遛遊擊浪戰我當屢敗之餘而屢挫鼠
竄狼奔賊憑長勝之勢以長驅風馳雨驟乃敢深入
至於雲陽值侍御同司理而倡義會方岳命將軍以
入關蓋勇力智畧之俱全故壁壘旌旗之皆變幸大
兵不期而會合恨債帥受賄以交通非王霸之深謀
過管不收豈亞夫之勝美堅壁自如三將軍氣吞逆

賊鋒竊屢交爲前茅爲中堅我無失律或授首或繫
頸賊已挫鋒幾一鼓而盡殲苦犄角之無助離巢之
羽而矰繳罔用放窮鳥以高飛遊釜之鱗而數罟靡
施致吞舟之漏網然傷弓畏曲木之枝翔寥廓而不
下驚餌疑沉鈎之月匿洞壑以潛藏則羣盜賊脅息
至於奔逃總三將軍威稜之所震懾一矢忽傳將下
城而底績九賓徒設竟抱壁以空還但虎不在山藜

霍或採龍脫於海歟躡復張此邑人士所以惓惓於
三將軍也眷懷而義重漆膠交深遂覺其別苦榻管
而響叶金石凱歌半雜以離愁杵臼深傾盃之契念
此日締好吳公調和成豫附之功期他年交歡平勃

忠統目錄序

今

正戊巳間關中連無歲亂兵蜂起饑民競附打家劫舍
千百爲羣始猶猖獗於延慶諸州縣已而窺蒲富窺
涇原官軍旣蓄縮不前鄉兵又烏合難用一聞金鼓
市里爲空金帛子女恣其劫掠靡有一矢相加遺者
賊不病癡何故不橫耶適馬雲麓焦涵一侍御王葵

心司理同時里居發憤倡義捐貲募兵會值來陽伯
方獄義急桑梓遣三將軍擁精騎數隊至自中州謀
勇兼資壁壘變色忠義所激約束畫一一時孝秀編
氓靡不人請纓而家枕戈蓋已氣吞逆賊矣後賊犯
池陽再戰再挫不得一逞志於我雲陽之戰賊遊釜
中矣乃債帥受賂闕其圍夜半縱賊去賊從此遠遁
而不敢南向者則忠統兵威有以挫其銳而寒其膽



倚勢爲橫伺釁構亂收豪俠武斷之權而因以逐宗
社清靜寧壹之福此又三先生之苦心長慮曲用其
忠而不以告人者也讀忠統目錄者尙於此求之

賀司理史公陞北計部序

司理史公治行卓異考績奏最嚴明之效旣已彰彰矣銓諫虛左計日喬遷居無何有北計部之

命諸屬吏長安張侯咸寧閻侯等相與德公而難其去走書幣山中索余贈言或爲公惜者曰才如公而不陟清華區區錢穀胡恩乃公爲且關輔多事督理兵餉一切倚辦一旦徙去其如蒼生何余曰不然匡時

者視所急用才者需所長今之時急在財而公之嚴
明蓋長於理財者盤錯別利馳驅見良則理財之權
舍公何歸焉或有起而難者曰霜飛白簡令輦轂下
或手歛或膽落用嚴是也計部則一明足矣嚴何用
焉而必以公行也余又曰不然嚴無如宜於計部也
往哲不云乎財聚於上侈心易生使人臣憚威而不
敢樽節其間則府庫之充溢財物之浩穰而人主之

宮室器用服食賜予一切始無度矣故九式之設不
特以隄防百官亦用以樽節人主然非理財者風裁
嚴凝誰能秉式而持其衡而公則嚴矣况處脂不潤
清操凜凜廉能生威其誰不憚焉於以理財裕如也
財入者一孔而出者百竇微獨上之取每患於過差
而下之用更虞其侵漁如所云鹵莽蔽匿乾沒滲漏
轉移攘竊者至不可勝數非明察洞晰其間則中飽

者上下殤矣管無當而卮有漏豈江海所能實乎公
固餘於明者也神情微密綜核必周明察所攝無壯
鼠雀大司農無煩仰屋而轉輸不絕者大以周宇內
而小以給關中則公之功在計部者與銓諫不萬相
懸耶昔徐有功審於平反不聞有持籌之譽劉晏長
於心計不聞有治獄之能方圓互畫而不窮於用孰
有如我公者於此見八面之才無所不可又以見知
人善任使得緣轉餉之功而收戡定之績取封侯直
唾手易矣

壽長安張侯序

乾惟健而不息故長而不老而其鍾於人爲陽明持
世之君子則西河先生其人也計先生嶽誕之期月
惟仲夏辰在端午火旺于夏而午又爲火位其得于
陽者多矣夫陽釋而微復之初九微機也微則危陽
老而窮乾之上九窮道也窮則變惟陽值其中旣非
釋而隣於傾果之食又非老而疑於亢龍之悔所謂

龍德而中正者非耶先生得於天者既異葆於人者
更深洗心則退藏於密裊躬則純粹而精精明強固
之體適還其剛健果決之初有由復而臨而泰由泰
而壯而夬而乾之象焉朝采夕華以爲餐上清下寧
以同符豈必假蒲觴之九節與續命之一縷哉而天
下且受其庇蔭矣今天下何處不歸黯黯何事不成
委靡

陽而

陰而

橫矣

君子

陽而

小人

陰而小人恣矣道德陽而刑罰陰而刑罰濫矣陰蝕
而陽爲無權此亦剝而否之會也解滌其陰翳而轉
剝爲復反否爲泰正賴陽明君子爲之主持而幹旋
而先生適當其時嚴以禦知其爲利執不爲失
禽寬以待小人知其爲壯輟不爲壯趾平以持刑罰
知其爲得矢不爲滅耳浸昌浸熾之運造於至大至
剛之氣出其壽一身者於以壽一世而有餘矣是之

謂父道是之謂大年夫日之升也出於暘谷浴於咸池登扶桑曰朏明至曲阿曰旦明至桑野曰晏食先生今年纔三十餘比於日正登扶桑至桑野時方升之光旦復旦今挽剝窮而翼中天之治所以壽身而壽世者自隅中而往固未有極也

送劉侯東歸詩序代

明府名高北斗望重東山千萬卷領異拔新雄文共推七步四十載誅溪討谷不字何止十年屈就一官爲資五斗耳目手口不參涉而悉贍舉遊刃有餘錢穀刑名咸明習而無狐疑當機立斷曲徑竹笑閒庭鶴馴茂對聊寄其夷猶松枝酒壺奚背詩瓢紛紜不礙其踈曠八面堪應百廢俱興黎民懼其非常樂成

者難與慮始當事溺於貴耳聞風者何嘗稍真青天
白日皆可諒公之忠誠鬼矢神弓未免墮今之吏議
控淡放之情而束帶作苦恒違本願堅投効之請而
解綬適歸適遂初衣念故園松菊猶存囊一琴而去
國嘆世路瞿塘失險歌五噫以出關滿眼鶯花歸路
不愁寂寞經心飛李還家正值清明載酒而問棹湖
頭萬頃煙波憑占取策杖而探竒巖際千峯空翠任

救羅小草出山還他自成遠志夜行獲罪止足何待
鳴鐘謝塵累則松門齋居無復尺書干政府討活計
則掩關高卧祇餘清夢到華陽某非祖希之長才荷
東亭日隆情好愧巨源之雅度承嗣宗收納交遊講
席握麈霏霏玉屑滿筵荒園揮毫顆顆明珠挂壁鶴
髮老父存問禮逾於百朋駑質兒曹吹噓價增於一
顧感如戴岳懷欲銘肝欽跌蕩之才華惜士元斲屈

百里錄卓異於啓事奈一傳不勝衆咻職司羅網坐
失軼群之鳳麟捫心則慚來無地恩深撫摩未雪含
冤之父母搔首而在欲問天栽花未見開腸斷多情
潘令折柳遠相送魂銷三疊陽關今日分袂明朝各
天別恨感深花鳥魯山甚遙秦地難縮相思勞託夢
魂

送劉五雲明府致政東歸序

明府絕倫妙品曠世逸才學富五車無不穿心出脇
才堪八面有如就熟駕輕闢乾坤另立規模誓不作
格套之事搜利病苦心調劑期皆爲久遠之圖時而
公餘於焉命駕景物偶會清衷美動七情詩思乍來
湘管花生五色殘山剩水經品題咸被蒸飾之榮細
草閒花遭掇拾永無蕪沒之辱日不足而歲有餘治

行方茂少所見而多所怪謗譟旋興騰萋斐於一朝
竟鍛雲霄鸞翮投母杼於三至堪傷世路羊腸脫囚
城之煩惱盈篋謗書反能卸枷釋鎖放野鳥於高空
如簧讒口正爾開籠解絳花時還鄉喜有青春作伴
蛾黛去國誰憐貧女分光冷官歸去祇空囊行李一
函秋水故舊從君索土物華山幾片寒雲宦海波濤
高似山一棹優游惟湖頭差無風浪官中文網密如
織三商懶慢只林下不挂彈文收歛錦心頻陽烟月
驅馳歇放開彩筆歷下雲山供應忙士龍落魄陳人
虛名處士一生癡鈍愧孟水之遜任棠四壁蕭條慚
猪肝之累安邑聲應氣求蜀山遙叶於東洛更唱迭
和下里謬參乎陽春醉來大叫發狂笑我不衫不履
意表垂青相待知君有韻有風國士懷深恩多情多
感惟有三生刻骨貧交無別贈一字一悲空餘雙淚

沾裳雖則形影暫離看一鷄之凌碧漢所幸精神不
隔期雙龍之合延津君臥東山時時春浪動覓鯉怕
在客裁書遠寄我滯西鄙夜夜柴門不上關恐先生
有夢相尋

雁草題辭

御宿先生弱不勝衣而靜深之思嚴重之氣穆如難
測肅如不可犯當在西臺時侃侃正論不避權貴憚
其丰稜者爲手歛爲膽落名愈高忌因以愈深無幾
何而參藩江右矣已而遷晉臬已而遷雁平治兵使者
外急則出自禁中邊急則奪從腹裏驅馳鞅掌啓處
弗遑雖車塵馬足之擾擾而與會所至不廢詠歌如雁

焉塞北江南轉徙靡常羽傲尾凋而清響嘹唳在白
雲碧漢之間故御宿自題其詩曰雁草志勞也而治
當雁門並雁字詩附之以地以物均有感焉夫以朝
陽之鳳化而爲隨陽之雁宜其感憤不平出語牢騷
今讀其詩抑何溫厚而和平也且弋繁鳥亂之時絕
不作啣蘆思患之防歟歷藩臬翱翔容與而塵世之
網羅空懸矣邇者流寇猖獗逼近關隘御宿廣設方
畧功成一鼓霜拳忽下惡羽斯剪則雁化爲隼計日
建牙垂天展翼則雁又將化而爲鵬搏彼扶搖摩霄
中舉與青冥而罔極覽宇宙之無窮則驚人之響當
不啻離離之鳴矣

落手吟題辭

往哲評東西浙山水謂西浙妖韶清麗如美女簪花
東浙古淡幽奧居然有高人體氣則山陰鏡湖縉雲
台宕往來余懷者舊矣偶得靜長先生落手吟薔薇
露滌手薰以玉蕤香快讀一過拍案叫絕赤城霞氣
瀑布飛流落元生手者恍落余眼矣搜竒探異使天
台雁宕重開生面提人倫之衡而天地大文章並歸

品藻一快也官遊不韻千古同慨而先生不然幽人
結伴杖屐夷猶絕不犯松間喝道氣習遊魔俗劫浣
雪殆盡一快也其筆其語其想其狂叫嘆絕種種入
妙至龍湫寫生圖忽轉一解云無着筆着語處已更
無着想處已更無着狂叫嘆絕處惟收歛魂魄懼其
飛搖山谷逐水絲雲影而馳也鑒賞幽微視輒喚奈
何者更覺一往深情又一快也先生柬余曰筆墨作

崇是區區者早被人拾入彈章矣兩化窮到骨奚用
索此致窮之具乎嗟嗟此亦何足多怪者一管彩毫
快剔刻露使造物無隱情碧翁或忌之况塵封耳目
者耶然則落手吟者世人所執手以詈安知非山靈
所拱手以謝歟清都功狀爲濁俗罪案卽我輩其之
矣

筠齋制義序

千莫沉埋芒穎燭霄璞玉韞山精英照地士處世亦
猶是也患不特達耳豈憂識遇哉友人周瑞文傲骨
俠腸凌厲千秋而欽崎歷落之氣鬱鬱勃勃發爲文
章每拈一題靈心飛空奧思徹淵奪他人之酒杯澆
自己之壘塊不滿志不已不驚人不休卽錮彌深則
至再而氣愈勁神愈王筆精墨花爛然奪目如劒玉

欲出精神迥露山川不能秘其靈塵埃不能掩其光
而一當鑒賞安能無拂拭以吐其耀彫琢以增其輝
也夫干莫旣呈則雷張競佩而變化靈通延津龍合
和璞旣剖則秦趙爭求而聲譽隆重連城價高世咸
詫識遇後之赫奕而不知玉光劍氣當沉韞時有激
射而不可迫視者斯義也亦瑞文之玉光劍氣也

是日便爲敵手

譬天下爲大局焉群智愚角爭于其中多笑者多勝
少笑者少勝使笑未素定則敵兵壓境未有不倉皇
失措者于淝水之戰見之譬之奕焉晉以全盛之統
幾成偏安之勢肥邊瘦腹固已不侔矣群
環伺虎
視眈眈苻堅以百萬之師直擣壽陽目豈有晉哉
謝文靖身當重任方圍棋賭墅安常棋劣于玄是日

便爲敵手則玄懼而安無懼也又譬之奕焉庸師臨危先亂國手觀變獨審耳固本自廣敵人恐懼完著也依邊保角却自補續穩著也而堅不知也命將而往主不輕發正著也分道而下多其驚擾奇著也而堅不知也攻其必救割地取償劫著也先爲難勝立於不敗持著也而堅又不知也至■攻夏而傷於順燕附秦而踈于防則又著之最低者堅之失著一一

在安眼中則安復何懼優游圍棋而戰勝攻取之畧固已瞭然矣玄之懼也得無以投鞭斷流之衆爲風馳電掃之舉或懼在衆寡之不敵乎又無以握麈養望之人禦鯨吞虎哮之卒或懼在強弱之不敵乎不知善用衆則衆可勝寡而善用寡則寡亦勝衆形強而實弱者終至於弱形弱而實強者終至於強籌運帷幄而勝決千里又豈必乞靈草木借威風鶴而始

知晉之勝秦之敗哉懼不懼之間安與玄雖不無微分優劣而要未可盡劣玄也輕敵喪寶老氏所以垂戒寧執非敵周武所以全師臨事懼者謀始成則玄之懼又何可少耶况戰淝水走苻堅玄之功又復赫赫者乎又譬之奕焉淝水之戰發蹤指示安旁觀者也追殺走鬼玄當局者也使旁觀甚清而當局未審其如奕何又其如國何晉屈策而策屈力則玄與安

逼真敵手矣

東湯平子

東阿令張禹錫諱橘者弟中表昆季也同臭味同筆
硯同意氣同肝膽書同詠讀遊同杖屐同心結盟不
千秋不已不高第不出不意健酬雙鍛北門並苦今
歲落第另作商量弟憐禹錫尙可引年禹錫憐弟鐵
骨銅筋當垂老時豈堪折腰使彭澤令笑人千古伯
處季出有自來矣弟遂不得已聽其出也一則效君

實當朝蜀公高臥一則分廉吏五斗之俸佐窮谷一
枝之安耳商量既定相對嗚咽禹錫悲一行作吏鉛
槩無緣弟亦傷好友遠別嚶鳴寡和抑鬱抵里索禹
錫於醉溪而不見也比往歲落第苦更十倍正爾煩
惱忽接除目禹錫謁選得東阿而最切近司命之上
臺則儼然我仁兄也酌酒瀝東南喜躍欲狂慶禹錫
得所依歸而弟亦時通問訊海內知己天涯比隣夫

比隣猶隔也今則一家人矣弟如無垣宿瘡嫁而不
售株守空閨自分終老禹錫筮仕如三日新婦乍入
晦室一切未諳幸有先我而嫁之姊妹如仁兄者爲
東阿令今日之阿姑憐惜之教誨之其親愛豈有旣
乎模範匪遙政不必遠希稽阮汲引重託安能無屬
望明公禹錫於仁兄雖分尊分卑弟於仁兄於禹錫
匪分厚分薄兄當推愛弟之心愛禹錫則執板而謁

之屬吏卽檐登而來之故交弟緣禹錫奉上臺之心
奉仁兄則禹錫之望塵下拜亦弟所遙瞻而頂禮者
也事之云乎豈曰友之云乎一體相關千言不盡統
俟秋杪百罄所懷

東湯平子

載讀良書非常懽懽友生竊嘆妻孥共嗟謂管鮑交
情在今人棄置如土何元白高義獨平子崇重似山
勒蕪詞以上謝持壑碗而再懇叩叩猶言詞此語豈
爲弟設是爲馮婦也兄當不以爲然是何也兄卽弟
二我則弟求弟何忌何嫌弟忝兄之半則兄憐兄何
恩何德

東湯平子

人家有新婦焉阿姑憐愛固不待言而阿姑之心政未已也上或有祖妣焉旁或有叔伯諸母焉賴阿姑游揚之護持之下或有妯娌焉亦賴阿姑調和之滿意珍重分身周旋如此則妯娌亦安况巧婦而有不宜者乎弟望仁兄之於禹錫也亦若是焉已矣

割里呈詞

呈爲貪人謬起爭端構禍將至叵測乞洞覽始終詳
察利害消萌杜釁以安輿情以奠宗社事項見耀州
鄉官建議割地驚駭闔邑共等言之則同類紛爭有
傷雅道不言則人情洵懼恐激異變盖有不忍言而
又不容已於言者原欲與耀州諸鄉紳平心論理非
好持意見效小丈夫唇相譏也請就伊原呈而條析

之可乎伊云耀係衝郡舊多屬邑朝廷慮切根本者
是矣獨不思末長必折尾大不掉最封建所禁况公
移往返道路迂迴就中漁獵有更僕未易數者涇原
富平以此漸脫耀州眷纓世濟號稱文獻彼時豈無
據要津者何竟無一人言之而必貽後來諸君子爲
伊云耀州土瘠民貧水旱頻仍炊烟斷絕裁官減稅
苦心區畫者是矣耀誠困憊同隣共傷譬如人家窮

困議賑可議貸可豈有攘隣里之田爭隣里之人以
肥其家而添其丁者乎耀州鄉紳固有桑梓之雅富
平冠蓋豈無扮榆之情自從直隸民幸甦息雖協濟
尙輸其脂膏而往來不疲於奔命今復議割誰肯聽
從旣登衽席復投水火揆之人情順乎逆乎伊云耀
屬渭北屏蔽州南卽是富平偶遇盜警耀有門廷之
寇富無同室之情此言非也大盜兩番入寇本縣兵

壯列陣州境盜寇美原假道州北烽檄不傳我安受
燼是誰無同室情耶一富平之不能捍渭北屏蔽安
在耶伊云耀當北咽喉合省腹心至持可費不可
費之兩端鼓如簧而巧爲之計則又非也夫旣云合
省腹心則當持合省之力共培保陣區區十里何益
緩急况分主分民自有祖制續鳧固憂斷鶴亦悲卽
使耀折而入於富富尚不受乃使富割而入於耀富

豈能安乎徒作煥想托費饒舌耀之諸君子亦不智
甚矣伊云富割非損耀增爲益此愈不然耀旣有益
富卽爲損蟻類尚然懷土民豈輕去其鄉而使舍親
戚交遊作依人飛鳥忍乎否乎伊云原非患貧實是
患寡此又不然添戶口原爲供賦稅地耳此議割之
十里在富平豈租稅貢之異邦必入耀而筋力始爲
上用乎則患寡者其飾詞而患貧者乃本念也充此

一 念何所不至富平可割也涇原亦可割也天下從此紛紛多事矣耀雖多才富豈乏人耀非盡無口之匏富亦饒有鋒之筆而乃假捏題目明肆欺凌欺罔

聖明貽禍宗社是兒戲也是嘗試也牧惟順民爲本治以安靜爲先卽當太平之時亦當爲無事之行况大盜縱橫外患方慙而囂凌誑諄起自接壤旣犯爭地爭城必至盈城盈野是閭里方虞兵戈之毒而比隣

又滋水火之患勢不至兩敗俱傷不止或耀州諸君子樂爲禍始而敝邑諸同儕不忍其於分過也闔邑百姓聞議騷動某等鎮以寧靖代爲申訴伏乞老公祖深憂遠計一視同仁速停查議靜息紛擾兩地幸甚全陝幸甚

乞封疏代

陝西西安府推官王一本爲乞恩移封以全子道以
光孝治事臣由崇禎辛未科進士除授今職俸滿三
年給由赴部幸免吏議應叨恩綸然烏鳥私情有不
得不控訴於皇上之前者臣父鳴世母成氏生臣兄
弟兩人不幸臣父見背臣叔父命世苦乏血胤臣承
母命出繼叔父蒙叔父撫養教訓致有今日沐恩酬

愛固遂至願但於臣生父母似禮難兼盡而情實同切况臣之二父友于愛深臣之二母妯娌情洽嗣緒垂統尚且欲共有通無豈華服豐綸不願爲分榮割采二父俱已作古而使一華表增光一松楸削色二毋悉幸在堂而使一冠帔焜燿一荆布寂寥則存歿彼此俱有未愜臣非繼父母顧復何恃臣非生父母鞠育何從使臣於所繼者情文俱備少酬其撫摩之

慈臣於所生者哀榮獨虧未盡其劬勞之報則俯仰天地何以爲心臣按禮喪服大記云爲人後者爲其父母降服三年爲期而不沒其父母之名降其服者所以重宗也則服制隆殺之間原非爲封贈有無之例不沒其名者所以惇本也則仁義合并之道始無傷水木本源之思臣又查近年事例河南府推官王弘祖與臣情事政爾相同弘祖陳請一體蒙恩豈弘

祖獲異數於往時而臣獨斬殊寵於今日伏祈皇上
勅下臣章往稽儀禮大典近照弘祖事例使臣繼父
母與生父母同時封贈既無虧於出繼之大義又無
碍於報本之深仁庶規格之禮賴皇上融通而缺陷
之情卽賴皇上圓滿矣倘以爲令或中格恩難重邀
乞移臣之封贈臣之父移臣妻之封封臣生母臣與
臣妻年齒俱壯日月尙長執掌馳驅叨竊有待而臣

生父已抱風木之恨臣生母又當崦嵫之年使父憐
草青饗五鼎于身後母及垂白沾一命于生前則皇
上高天厚地之澤踵頂誓糜子孫永戴此臣懇惻不
得已之苦心想皇上所垂察而矜許者也臣不勝哀
鳴迫切之至

雨化先生藿議跋

舞勺時誦先生省試諸篇已識其深於嗜

古後與同人討論當世名賢而先生之聲

益嘖之在耳每欲負笈西往一以登太華

絕頂覽天下第一山一以遊先生門牆晤

秦中第一人窮愁不果而高山之仰秋水

之懷俱付寤歎矣今鱗伯老師別駕吾艱
得從弟子末坐列春風時或尊酒論文上
下今古狀威稜不作色笑可親莫不令人
肅然起敬由老師以想先生所謂循巨象
之齒可知其左右同長已先生雖沒而生
平著述粲然盈笥間出藹議一冊謀授棗

梨命世參訂初眎則條達入人之意燎若
曾觀覆閱則超軼絕世之息又復新如乍
覩大約無絲毫言無泛理故也經濟者鑿々
可試閔遠者飄々欲僊先生之文洵可于
古人中求之哉夫其文既可于古人中求
之而其人又安得于今人中見之正惟不

克見先生而風韻自此遠矣雖狀取是集
而斯夕披吟而其人又曷嘗不在我兩窗
宵燭間也

洹南後學李維世謹書



先生而自其
而斯夕故吟
寄燭問也



